



民國往事

- ◆她，一个普通的女子，却要肩负起一个家族的命运
- ◆他，一个富家的子弟，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却只能相望
- ◆乱世里风雨飘摇的儿女情缘，凄苦流离的天下苍生，这就是南京城！

张小蛇77◎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事社國民

张小蛇77◎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往事 / 张小蛇 77 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2

ISBN 978-7-5502-2336-3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051 号

民国往事

作 者: 张小蛇 77

选题策划: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咎亚会

策划编辑: 胡 博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校对: 申蓓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0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6 印张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502-2336-3

定价: 36.00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8572848

序

作者曾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现代快报》编辑、记者，《发现周刊》主笔，采访、撰写、发表近100万字关于民国南京生活的长篇报道，对民国南京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为这部小说的“民国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以辛九月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为线索，描写了民国初年到1949年，南京大户人家的生活。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它的风吹草动都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幻息息相关，作者巧妙地把近代历史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安插在小说中，如刺杀良弼、银行劫案、藏本事件、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坍塌事件、抢米风潮、邵元冲、张默君等，非常逼真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和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

小说人物形象生动，如辛伍国勇于担当，辛九月睿智干练，陈妙香心机重重而又不失善良，姚方宇有情有义……无论是大户人家，还是贩夫走卒，均有血有肉。最为难得的是，作者笔下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如主人公励志社军人姚方宇、首都卫戍司令部军官蓝晨，都并非已有文学作品中的脸谱化人物，而是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众生相。

目录

- 一 巨变 / 001
- 二 去南京 / 012
- 三 初为人妇 / 026
- 四 锦绣良缘 / 045
- 五 励志社的年轻人 / 061
- 六 升为人母 / 078
- 七 只想靠近你 / 090
- 八 藏本事件 / 113
- 九 北平的爱情 / 126
- 十 婆婆的噩梦 / 159
- 十一 无法相爱的爱 / 177
- 十二 绑架案 / 193
- 十三 坏女人？好女人？ / 222
- 十四 战争来了 / 240
- 十五 逃难 / 264
- 十六 回家 / 285
- 十七 管家的秘密 / 311
- 十八 花落 / 347
- 十九 移花接木 / 373
- 二十 别了，南京 / 389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是世间最美的音乐，辛九月的苦难却是从第一声啼哭就开始了。

她的这声啼哭，是挣扎脱离母体时的不安，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她哪里会知道，在她呼吸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口新鲜空气里，还有那么多世事要同时遭遇。跟随她哭声而来的，不仅仅有迎接新生命的喜悦，还伴随着母亲吴丽红撕心裂肺的疼痛，父亲辛伍国从天堂跌到地狱的惶恐，更有爷爷辛力勤猝死在京城赌桌上的绝望。

稚嫩的哭声响彻在辛家大院东厢房的时候，大青石方砖铺就的长甬道的另一头，辛伍国正伸长着脖子张望。二十刚出头的年龄，便将成为人父，心里的那份狂喜和悸动，像只不安的小兽，在他的眼神里蠢蠢欲动。无数只知了隐身在身边那株红豆杉的绿叶里，聒噪且卖力地叫着，它们小小的身体经过了数年的蛰伏，在这个艳阳高照的九月天，华丽丽地喧闹一阵，便将从此消逝。它们的喧嚣和安静的红豆杉形成了绝妙的对比。

在辛伍国的记忆里，他身边的这株红豆杉还是儿时的模样。依然四季常青，只是当年自己在树身上刻下的身高记号，远远跟不上他个头增长的速度。红豆杉以极大的耐性缓慢而有力地滋长在辛家大院里，像伙伴、像挚友，在每一个夏日里，给他带去一片绿荫、一份清凉。

一大早起来，他就身着淡青色棉布长衫，背倚着它，眼睛再也没有离开东厢房。他的脚边有一张靠椅，但他哪里能坐得住？吴丽红每叫一声，他便像是被针扎到一次，不停地从椅子上张皇地跳起来。索性，后来便一直站着。这前后加起来，有几个时辰，他记不清了。两天前吴丽红出现阵痛后，自己就一直杵在这里，他身上的汗馊味吸引着几只不知名的小虫子，不时地向他身上扑来，他也顾不得它们。脸上的胡子硬扎扎的，泛着青色的暗光，眼白里血丝暗生。若是平时，他怎么会是这副模样，他是多么清爽的一个人啊。

都说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见的，只能在门外等着。大户人家更讲究些，说是连血腥味都不能闻。他是多么想在妻子的身边，握住她的手，夫妻两人一起分担分娩新生命的疼痛，分享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喜悦。

“千金，是千金，少爷，天大的福气啊。”东厢房的门忽地打开，里面蹿出了一个身形丰腴的稳婆。她动作夸张地扭送着臀部，老远的，便伸出见不着关节的胖手，眉梢带喜地扬着手里的红帕子，朝辛伍国这里跑来。到了红豆杉的树荫里，她气喘吁吁地紧紧抓住辛家小少爷的手：“少爷，福气啊，快拿好这块帕子。”

屋里传来尖尖细细的哭声，辛伍国将帕子捂在胸口，嘴角轻轻地扬了起来，笑容从眼角边开始荡漾到整个脸上。树上的知了叫得更响了。

辛伍国迈着酸胀的脚步，一步步地朝东厢房挪去。另一个瘦些的稳婆站在门口，脸上笑吟吟地，她的怀里，抱着已经清洗干净的九月，她被包裹在一层柔软的象牙白的麻纱布里，像极了肉乎乎的蚕蛹。辛伍国加快了步子，几步跨到九月面前。粉红色的九月已经停止了哭泣，睁大黑黝黝的眼睛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小嘴儿往外一撮一撮地吮吸。

更多的笑容从脸上荡漾开来，辛伍国不由得笑出声来。

谁都能听出来，这确实确实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笑。

这一刻，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笑很长时间里都不会再有了。

他的脚刚迈进屋门，眼光还没有找到老婆吴丽红，身后辛家大院突然就传来一片响亮的哭声，哭声仿佛要把心撕碎，把肺扯开，沙哑、尖利，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号啕。更多的哭声紧跟着响起来，像波浪一样漫过来，后浪推着前浪，一层层，厚厚地，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来气。辛伍国皱了皱眉头，转过身来正想张嘴呵斥两句，就见管家辛大有跌跌撞撞地朝他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哭

号着,那种沙哑和尖利的哭声像是长了腿脚追随他而来。

辛伍国心头一紧,出大事了!

辛大有可是老父亲最倚重的管家了,老成稳重,千斤压顶都不弯腰,现在这副光景,事情非同寻常啊!

“少爷,少爷啊,出大事了啊!”一抹鼻涕粘在辛大有花白的胡子上,随着他的喘气和号哭,颤悠悠的,想掉又掉不下来。辛伍国着急地看着他,恨不得伸手把涂在他胡子上的鼻涕抹掉,让他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但他不得不耐着性子看着他,等着他说出是什么大事。

“老爷子,老爷子去了啊!”随着这个“啊”字,辛大有张大嘴巴又呜呜地哭起来,伤心得就像去了的是自己的爹娘一样,那小撮的鼻涕终于晃悠悠地顺着胡须落到了地面上。

“老爷子到哪儿去啦?不是去京城打牌了吗?”辛伍国瞪着眼睛看着他,有点反应不过来。

“少爷,老爷子就是在牌桌上没下来呀。”

辛伍国这才明白了,自己的父亲,天津永清县的县太爷辛力勤把命给丢在京城牌桌上了。

顿时,辛伍国的头“轰”的一声,酸涩的眼睛像是猛地被钝物击中,眼前的辛大有突然晃了两下,白晃晃的天空突然冒出了无数颗光芒四射的小星星。辛伍国闭上眼睛,摇了摇头,镇静了一下,睁开眼睛恍惚地扫过妻子疲惫的身体,示意稳婆将孩子赶紧抱进屋里,便脚步踉跄地紧跟着辛大有向大堂里走去。

大堂里已经挤满了人。下人们围在一起交头接耳,中间夹杂着低低的啜泣声。四个兄长坐在椅子上,表情凝重,他们显然已经接受了噩耗,情绪平复了下来,正各自满怀心事地沉思着。老爷子是怎样暴毙的,因何暴毙的,进一步的消息还没来,大家都在等着。

辛伍国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望着一屋子的人,浑身颤抖,满脑子都是父亲的模样。

老爷子早晨出门的时候还特地到东厢房门口,看着正守在红杉树下的辛伍国说:“伍国啊,我去京城摸把牌,晚上回来丽红应该能生了吧,可千万别再给我生个带把的,哈哈。”父亲爽朗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布满幸福而满足的



笑脸犹在眼前,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辛伍国用力地摇了摇头,人又恍惚起来。他不安地抬头看了看几个兄长,兄长们已经看到了他,向他招招手。辛伍国走过去,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手脚冰凉。他的脑子里,妻女的影子没有一丝一毫,初为人父的喜悦早已无影无踪。

知了的叫声异常尖锐刺耳,墙上挂钟上的表针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每一声都是沉重的叹息。四周的呼吸沉重而浓厚,压得辛伍国头痛欲裂。

2

太阳开始西斜,越来越多的人聚到辛家大院里,县城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县太爷暴毙的消息,赶来辛家,聚在院子里,打探究竟。他们自觉地有凳坐凳,无凳便盘腿坐在地上,安安静静的。辛家的下人穿梭其中,端茶倒水。

百姓关心县太爷辛力勤,是因为他值得被关心。在永清县,他是位受百姓爱戴的父母官。

永清县境内,永定河横穿其间,一到夏秋季,就容易泛滥成灾。当年的乾隆皇帝还亲自视察过永清县境内的河道,在冰窖村河口留下御制诗碑和回龙亭。皇帝留下的诗碑和回龙亭照样没有镇住这条不安分的河,每到八九月,永清县的百姓还是深遭水患之扰。辛力勤赴任的第一年,在汛期来临之前,一方面带人加筑堤坝,另一方面,利用挖土方筑堤的机会,挖了许多池塘蓄水。在这些工程的现场,都会出现他亲力亲为的身影。待下一年,汛期来临时,永清县的水患就比以往小了许多,虽然无法杜绝水患,但百姓从县太爷的身上看到了希望。虽然大清皇帝退位了,变成了民国,县太爷的称呼也变了,改成了县长,但在老百姓的眼里,他还是一言九鼎的县太爷。

辛家一直顺风顺水,唯一让老爷子感觉有点缺憾的,就是家里的男丁兴旺过头了。

辛家男丁真的很兴旺。兴旺到从辛力勤的爷爷辈开始,只有男孩,没有女孩,一个都没有。辛力勤的爷爷生了五个儿子,而辛力勤有三个哥哥,四个弟弟。辛力勤的母亲身体壮硕,想女儿想得要命,老两口战斗不息,生育不止,一

直到实在是生不出来了,最后不得不认命,看来辛家确实是没有女儿命了,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辈儿了。谁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辛力勤和他的七个兄弟,孩子又个个都是男丁。辛力勤自己有五个孩子,辛伍国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四个兄长。他们早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让辛老爷子如鲠在喉的是,如今,他已是八个男孩的爷爷了。辛家老宅阳气之盛演绎成了永清县的一个传奇。

据说,辛力勤那家大业大的老太爷生了七个女儿,眼看家产无人继承,想儿子都快想疯了。家里专门去了苍岩山请来了送子观音。每天行善事一件,每年向乡里施粥两次。廊坊和京城的大小寺庙,他都捐了许多的香油钱。一天晚上,辛家老太爷做了一个梦,梦里,送子观音说,辛家的老宅子,坐落的位置阳气不足,而且宅子不够“四正”,尤其是宅子的东面,因为有个天然的池塘,当年老太爷特别喜欢,造宅子时就迁就了一下,东面的一角就凹了下去,这样东方的阳气就被破坏了,导致宅子主人不能生男。梦醒之后,老太爷立即请人填平了东面的池塘,把院子围墙东面的位置重新调整拉正,并且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新辟了一间正南的房间作为卧室,阳光充足,同时加高门槛,将床上所有杂物一律清理干净,并且新娶了一个臀部肥大的丰满女人贾氏。

终于在老太爷年近六十的时候,辛贾氏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辛力勤的爷爷。从这开始,辛家就一直男丁兴旺。

传说里,许多不能生育或者想生男孩的夫妻,得到父母官辛力勤的允许,住进了辛家大院专门辟出来的西厢房,果真就生了儿子。

男丁太兴旺了,也不大让人满意。辛力勤望着满院子跑的小子们,心里虽是乐呵呵的,但还是觉得有点美中不足,总想还是有个乖巧的孙女儿好。自打辛伍国的老婆吴丽红肚子大了以后,辛力勤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对儿子辛伍国说,你老婆要是争气的话,就给辛家生个千金小姐。辛伍国听了之后,也对老婆的肚子寄予厚望。吴丽红自怀孕以来,皮肤更加白里透红,水嫩水嫩的,几个有经验的稳婆看了她的肚子之后,很笃定地说,是个千金小姐。吴丽红不由喜上眉梢。

吴丽红的娘家在南京,家世不错,父亲吴道亨和辛力勤是同年举人。二十年前,辛力勤被父亲送来茅山书院读书三年,准备参加江南贡院的考试。考试前两月,辛力勤便来到了南京,从清苦的书院到繁华的城市,辛力勤很快就为秦淮河两岸迷人的风月失了魂,结果弄得身无分文,状况悲惨,被老鸨逼着做

苦力。幸而遇见了吴道亨，见其眉清目秀谈吐不凡，便出手相助，将他带到自己位于城南的家中，同吃同住，又一同参加了大考，然后出资将其送回廊坊。开榜后，两人同时中举，皆大欢喜，之后又往来了几次，后来各自娶了媳妇，就订了娃娃亲。吴道亨和辛力勤一样，前四个孩子也都是男孩，直到吴丽红的出生，这才了却了一桩心愿。

两年前，十八岁的吴丽红和二十岁的辛伍国成了亲。吴丽红不但人长得俊俏，还很聪明能干，能拿主意，很快就成了辛伍国的主心骨。作为辛家的幺子，辛伍国虽然才情不差，但因为笼罩在出色兄长们的光环下，脾性有点懦弱，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不问。当然，有事情，问也问不到他头上。他一心读书，还到京城上了洋学堂，然后就顺理成章在京城的一家洋行做事，这倒是让老爷子津津乐道。

辛伍国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但吴丽红对丈夫在辛家的地位有点担忧。辛力勤有五个儿子，各个出色，想得到他的青睐很不容易。如果因为生了个女儿，能够让老爷子多关注丈夫一点，自然皆大欢喜。她甚至都设想过，生了女儿后，如何让丈夫一步一步赢得老爷子更多的好感。刚怀上孩子，算算预产期，她就和丈夫商量给孩子取名的事情。他们都是按照女孩来取名的，梅啊红啊之类俗气的名字自然不在考虑之列，争论了几天几夜之后，他们终于商定了辛九月这个名字。

然而，就在她临盆的前一个时辰，老爷子死在了北京城那帮遗老遗少的赌桌上。消息传到这个小县城，正好是辛九月诞下的这一刻。

3

他们如愿以偿地生了一个女孩，老爷子若是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啊。如今，所有的设想、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辛伍国坐在椅子上，满脑子都是早上老爷子出门时笑呵呵的模样，他怎么也想不通，老爷子怎么就会突然死在赌桌上了呢？

老爷子并不好赌，但他和京城里一些遗老遗少来往密切。久而久之也会在牌桌上摸上几把。但那些小输小赢，更多的是消遣，老爷子一向把钱看得很

淡,怎么着也不至于丧命于此啊?这不但是他的疑问,几个兄长的眉头也紧紧地皱着,恐怕想法和他都一样。正在大伙儿困惑时,老爷子的干儿子,被称为京城大少的良莠出现在辛家大院。在他的身后,还跟随着好几名差役。

良莠年龄不大,只比辛伍国大上两个月。他也是身材清瘦,有着一副俊朗的面孔,只是细细望去,他的眼神里却有着一股邪妄之气,周身散发出纨绔子弟的浮夸相来。走路的时候,两只胳膊仿似无骨,在长衫马褂的边缘晃荡着。望着一地的乡亲,他轻轻地咳了一声,绕过了盘曲在地下的腿,走进大厅。见良莠来了,辛家几个兄弟赶紧起身,仿佛看到了主心骨。然而,下一刻,良莠的作为,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了他们个透心凉。

良莠的表情让人捉摸不定,细长的眼睛透出诡异,在辛家几个兄弟身上反复地扫来扫去,想来是在寻找自己开口说话的最佳时机。终于,他对辛家兄弟忐忑不安的神情满意了,便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凑到辛家老大面前,猛地一抖,将纸展开,一字一顿地说:“给我听好了,这屋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从现在开始,都是我的了。”但凡听到他话的人,都大吃一惊。

良莠无视众人惊疑的表情,阴冷地扫了辛家兄弟一眼,狠狠地说:“他妈的,这个老东西,费了我两年时间才搞定。”

辛伍国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几个兄长仍旧像木头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了,老爷子的死,都是良莠设下的圈套。

良莠是老爷子两年前收下的干儿子,他的父亲是清末大臣爱新觉罗·良弼。良弼三十五岁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一枚炸弹炸伤了左腿。袁世凯派了民政部尚书赵秉钧买通了一名中医,开了一剂药酒让他服食,结果,当晚他便离奇死去。

辛力勤和良弼有过一面之交,素知良弼为官清廉,为人也可亲可敬。良弼死后,清帝退位,皇族作鸟兽散,他的三个女儿穷困潦倒,几乎流落街头。两个月后,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摸上了辛力勤的家门。那位中年妇女虽装扮得体,眉宇中却有隐藏不了的风尘气,她说曾和良弼是露水夫妻,有一个孩子。辛力勤一番询问之后,就收养了那个名叫良莠的少年。辛力勤很快发现,良莠其实就是一个被母亲宠坏了的不务正业的少年,但良莠一直对他很殷勤,干爹长干爹短地唤个不停。老爷子觉得他可怜,也就对

他挺姑息的。

还有一个痛是说不出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去京城，是辛力勤资助的。那时把他当做了一个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只知道他要去京城刺杀袁世凯。袁世凯的野心，辛力勤也是清楚的，他内心也是赞成革命的。他不但给了彭家珍路费，还按照他说的，给他弄来一套清军新军的军服。谁知道彭家珍到了北京，找不到刺杀袁世凯的机会，就换了目标，刺杀了良弼。杀什么人不行，偏要杀良弼，而良弼，在辛力勤的眼里却是比较好的满人官员。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他更不好对这个良莠苛责什么了。

然而，辛力勤不知道的是，良莠来到他身边是有想法的。他虽然少不经事，却相当有主见。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京城八大胡同里的姑娘，良弼还是少年时看上了她。等她有了孩子，他已去了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她便独自在胡同里抚养这个孩子。良莠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好的东西没学到，鸡鸣狗盗、阴谋诡计却学了不少。父亲被彭家珍炸死后，良莠很快就查到，彭家珍到北京前，曾受过永清县县太爷辛力勤的资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辛力勤，彭家珍根本就到不了京城，也就不可能炸伤父亲，父亲自然就不会被袁世凯逮住机会毒死。

虽然自己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但他对父亲良弼的崇敬和血亲之情却比正常人家的孩子来得更强烈些，他甚至还央求母亲找来一个日本先生教授他日语。父亲受伤前，见他能用日语和自己交流，还特别高兴，夸赞了他几句。眼看父子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父亲却被彭家珍炸伤，紧接着就是枉死。

父亲的惨死让他打定主意，追究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一切人和事。于是，他很快就出现在辛力勤的身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下，辛力勤逐渐信任他。辛力勤第一次坐在牌桌边，是良莠劝的。良莠说，干爹，不来大的，活活脑子。渐渐地，良莠就劝辛力勤，这牌桌上有什么好怕的，您又不是没钱。待辛力勤逐渐上瘾后，良莠就经常撺掇老爷子去京城赌赌：“打牌，好手都在京城里，干爹，不去京城，谁知道您会打牌？”

辛力勤年纪大了，经不住“烧”，就常去京城显显身手。赌注也越来越大。这一天，他和良莠再次前往京城，良莠就决定将这个事情作个了结。他重金请来三个老千，合伙下了套。老爷子经不住良莠的捧吹，赌注愈下愈大，待清醒

过来才赫然发现，不仅家产不保，而且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一时气急攻心，一口气没提上来，就瘫倒在地。良莠只是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辛力勤一咽气，他立即差人给辛家捎话，老爷子一命呜呼了。随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带人赶到辛家大院接收财产。而老爷子的尸体，现在还躺在赌场的地上。

良莠对这一切并不隐瞒，说的时候眉飞色舞。两年来，他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要为父亲讨个说法。父亲虽然一直没明着认他这个儿子，但只要父亲在，这个希望就在，有父亲就有完整的家的感觉。现在好了，父亲不在了，整个大清国也完了，所谓的皇族血统，不但不会给他带来幸运，还是一个要人命的把柄。这冥冥中，世间的一切早已注定，他和辛家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父亲惨死的痛苦，大家要一起来尝。

得知真相后，辛家几个兄弟气愤至极，老大一把拎住良莠的衣领，却因为过于激动，喉咙里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良莠眯了下眼睛，蜻蜓点水般地拂去他的手，说：“别激动，老爷子还在那边的地上躺着呢。怎么着，不打算再看他了？这可是九月天啊，没几个时辰，这人就要发臭了。”

辛家大院顿时传来号啕声。

良莠晃着手里的纸，狠狠地说：“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还想赖吗？张文书呢？过来看看，这可是县太爷的亲笔呀，不是我爱新觉罗伪造的吧。”

辛家的文书张恒赶紧上前，拿过那张从此决定辛家命运的欠条，细细端详了一会儿，无奈地点点头。

“怎么样，给你们一点时间商量，快点儿，最迟明天，你们给我搬出去。商量好了，找人把老爷子抬回来，我那地儿，可是我的福地，别臭了那儿。”良莠说完，就带着差役得意扬扬地睥睨了大院一圈，挺着胸膛，晃悠着胳膊离开了。

辛家大院死一样的沉寂。

这个突发事件，让辛家瞬间分崩离析。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中快速地盘算着。辛伍国坐在椅子上，一脸茫然地看着几个兄长。良莠进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一直都懵懵懂懂地反应不过来。几分钟之内，他经历了悲喜两重天。从天堂到地狱，从激动到悲愤。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转换让这个书生不知所措。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五弟……”辛家老大和三个兄弟交换了一下眼神，欲言又止。

“大哥？”辛伍国觉得有点不妙。从小到大，自己已经听惯了兄长们的吩咐，看来，这次，自己的命运将操控在他们手上。果然——

“五弟——”老大拉长了声调，声音很响亮，厅内厅外的人全抬起头来，侧耳听着：“五弟，弟媳妇生了吧。你看，这件事都让人忘了弟媳妇正在生娃娃呢。是儿是女啊？”

“哥，是女儿。”突然提到女儿，辛伍国想起了吴丽红还躺在床上担心着，鼻子有点酸起来。

“哦！”老大发出一声奇怪的感叹，有种侥幸，还有一种幸灾乐祸：“唉，老爷子怎么就早走这一步，要不然，老爷子该多高兴啊。”周围又响起了抽噎声。

“我记得老爷子生前说过，如果你能给辛家添个女儿，他就把家产传给你，是吗？”老爷子似乎是说过这话，辛伍国愣愣地点点头。见他点头，辛家其他的兄弟都吁了口气。

“那么，你生了女儿，这老爷子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归你了吧。你看，多不幸，老爷子现在只剩下一屁股债了，不过，这你也得担着吧？”

这句话，就像是水倒进了滚烫的油锅里，炸开了，整个辛家大院的百姓和仆人都惊愕地交头接耳。

辛伍国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看着兄长们，然而，那哥儿四个，商量好了似的，谁也不看他。

“怎么能这样呢？”他唯唯诺诺地说，“大哥，你不是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来还债？”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老大突然站起身来，从大厅后门出去了。其他的三兄弟，也很快跟着他离开。大厅里，只剩下耷拉着脑袋的辛伍国和一群莫名其妙的乡亲。

“那老爷子怎么办？”张恒走近辛伍国，轻声地问。

“哥哥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他们明知道我没有钱，他们，他们谁都比我有钱……我，我……”辛伍国喃喃地，眼神满屋子地转，像是受极了委屈的孩子在寻找母亲。人们都在看着这个刚刚经历巨变的文弱书生。

“我……要是……这个债我来还，我只能蹲大狱了。”辛伍国自言自语道。言毕，他一下子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双眼发愣。

两个时辰后，良莠大摇大摆地来了。

“哟，就剩下老么了。啧啧，那哥几个去哪儿了？怎么着，商量好了吗？”

“他们，嗯，他们说，老爷子欠的债，由我来还。”

“你？”良莠显然吃了一惊，“就你，我还不知道你？你除了读书还会做什么？”

“是啊，我除了读书还会做什么？不是，我还是能做些事的，我这不是还能替人抵债吗？”他苦笑了一下，说：“最要紧的，先让我把老父亲抬回来，让他入土为安吧。”

良莠表情复杂地看着辛伍国，说：“老么啊，其实，你们哥几个，就你正眼看我。你那哥四个，是人精啊，你看，这个时候，他们……”良莠顿了顿，埋头兀自出了一会儿神，忽地出了口长气，抬起头来，对身后的差役挥了挥手，说：“你们快去，明天吃早饭之前，将老爷子抬回来。好歹，他对我是不错的。”

辛伍国看着良莠的脸，很仔细地审视着，突然眼前一黑，脚底一软，就倒了下去。

二 去南京

1

阳光还没照进辛家大院，辛伍国就被一阵凄凉的唢呐声惊醒了。他头重脚轻地爬起来，向窗外一看，白花花的一片。乡亲们已经自制了白幡送了过来。老爷子一定是回来了。辛伍国跌跌撞撞地跑到大厅里，老爷子果然正躺在一尊崭新的棺木里，身上穿着崭新的寿衣，像睡着了一样。

辛伍国四处张望，兄长们一个都不在。

“少爷，别看了，他们昨晚就带着家眷细软从后门走了。”张恒摇摇头，有点替老爷子不值。活着的时候，个个都装成孝子贤孙的样子。这人突然没了，就怕自己受了损失，躲得比什么都快，连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还有骨肉亲情、兄弟道义都不要了。老爷子要是地下有知，还不知会难过成啥样呢。他的腰间扎了根白布带子，手里也拿了一根递给辛伍国。

“哦。”辛伍国接了过来，笨拙地扎在身上。

“少爷，你别担心了。乡亲们一定会让老爷风光光地走的。”

“哦。”

“少爷，良莠来过了，他说，今晚来找你谈谈老爷赌债的问题。”

“哦。”辛伍国顿了顿，“少夫人那里……”

“少夫人已经知道这事儿了，瞒不住的。”张恒低下了头，为没能将消息瞒住而有点自责。吴丽红聪明，看了他的神色，就逼问了出来。